

邠公鞮父鎛銘文補釋

李家浩

邠公鞮父鎛是近年流散的重要有銘銅器之一，周亞、董珊已有專文研究，提出了許多好的見解。^{〔1〕} 我擬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，補充一點不成熟的意見，不妥之處，敬請周、董兩位先生和讀者指教。

據周亞、董珊所說的有關情況，邠公鞮父鎛大概共有六件：北京三件，山東一件，香港一件，上海博物館一件，銘文相同。周亞對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那一件邠公鞮父鎛的大小、形制作了詳細介紹，並且公佈了器形照片、銘文拓片和摹本，所以我以上博邠公鞮父鎛銘文為準，並參考董珊摹本，重新把銘文釋寫於下：

王正九月元日庚午，舍（余）有融之孚（曾）孫邠公鞮父，惕（恪）懃（勤）大命，保朕邦家，正和朕身。乍（籍）正（征）朕寶，台（以）共（供）朝于王所。受（授）賂（施）吉金，刑（型）鑄和（鈺）鐘，敬監裸祀；乍（作）朕皇祖彝（恭）公、皇考惠公彝，再（稱）裸瓚，用旅（祈）壽考。子之子，孫之孫，永考（遐）是保。

銘文是有韻的，押韻的字：“午”“父”“家”“所”，魚部；“祀”，之部，“考”“保”，幽部，之、幽合韻。之、幽合韻的例子，見於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等。

“融”字原文左半作《說文》“壙”字古文“𡩺”，右半作“蚩”，與邠公鋤鐘銘文“陸融”之“融”和楚國簡帛文字“祝融”之“融”寫法相同或相似。^{〔2〕} 邠是從邾國分出的一個小

〔1〕周亞：《邠公鎛銘文及若干問題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九輯，第386—397頁，中華書局2012年。董珊：《邠公鞮父二器簡釋》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出土文獻》第三輯，第158—162頁，中西書局2012年。

〔2〕容庚：《金文編》第876頁，中華書局1985年。滕壬生：《楚系簡帛文字編【增訂本】》第250頁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。

國,因其都於邾而得名;爲了區別原來的邾國,又被稱爲小邾。邾,曹姓,是祝融八姓或陸終六子之姓之一。邾公鈞鐘銘文的“陸融”即“陸終”。〔1〕據郭沫若等人所說,祝融與陸終是同一個人之分化。〔2〕“有融”即“祝融”或“陸融”,“有”是詞頭,與“有夏”“有熊”“有王”等之“有”同例;〔3〕“融”是“祝融”或“陸融”的省稱。《國語·周語上》“十五年有神降于莘”章:“昔夏之興也,融降於崇山。”韋昭注:“融,祝融也。”《墨子·非攻下》:“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。”這裏所說的“融”也是指“祝融”。〔4〕

“𠂔”字見於邾討鼎“子=𠂔=永寶用”,用爲“子子孫孫”之“孫”。按《說文》“子”字古文作“𠂔”,說解說“𠂔”所從“𠂔”“象髮”。如果把“𠂔”所從“𠂔”寫直一點,如甲骨文英 1915 正、合 21889 等“𠂔”字之形,〔5〕再把左右兩筆下部相連,即成“𠂔”。那麼,“𠂔”爲什麼會用爲“孫”呢?這個問題值得研究。《說文》篆文“首”作從“𠂔”從“百”,“百”即古文“首”,說解說:“𠂔象髮,謂之髻,髻即𠂔也。”似許慎認爲“𠂔”“首”二字所從“𠂔”即“髻”之象形。據此,頗疑“𠂔”與“𠂔”是同形字,用爲“子”的“𠂔”是象形字,像嬰兒頭上有髮之形;用爲“孫”的“𠂔”是形聲字,從“髻”之象形初文“𠂔”得聲。上古音“髻”屬書母文部,“孫”屬心母文部,二字韻部相同,聲母相近。例如古代多借“信”爲“伸”等,〔6〕“信”屬心母,“伸”屬書母。

周亞據上引邾討鼎銘文“𠂔”用爲“孫”,認爲鑄銘“𠂔孫”應該讀爲“遜孫”,“意即恭順的子孫”。按周氏的說法很有道理,不過還有另外一種可能,即讀爲“曾孫”。上古音“孫”屬心母文部,“曾”屬精母蒸部,精、心二母都是齒頭音,蒸、文二部字音有關。沈培有文論及蒸、文二部字音有關的問題,〔7〕大家可以參看。於此可見,“孫”“曾”二

〔1〕參看王國維:《邾公鐘跋》,《觀堂集林(附別集)》第三冊,第 894 頁,中華書局 1961 年。

〔2〕郭沫若:《金文叢考·金文所無考》,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:《郭沫若全集·考古編》第五卷,第 110—112 頁,科學出版社 2002 年。丁山:《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》第 321—322 頁,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8 年;《古代神話與民族》第 160—161 頁,商務印書館 2013 年。李家浩:《包山竹簡所記楚先祖名及其相關問題》,《文史》第四十二輯,第 12—13 頁,中華書局 1997 年。郭永秉:《帝系研究—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》第 171 頁,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。李瑤、孫剛:《東周齊系金文所見古史傳說輯考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13 年第 6 期,第 31 頁轉 73 頁。

〔3〕參看王引之:《經傳釋詞》卷三,第 64—65 頁,岳麓書社 1984 年;王力:《漢語史稿》中冊,第 219—220 頁,中華書局 1980 年。

〔4〕參看孫詒讓:《墨子閒詁》(孫以楷點校)上冊,第 137 頁引畢沅云,中華書局 1986 年。

〔5〕李宗焜:《甲骨文字編》上冊,第 169 頁,中華書局 2012 年。

〔6〕參看高亨: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 82—83 頁“信與伸”條,齊魯書社 1989 年;白於藍: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第 857—858 頁“信與伸”條,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 年。

〔7〕沈培:《上博簡〈緇衣〉篇“悉”字解》,饒宗頤主編:《華學》第六輯,第 68—74 頁,紫禁城出版社 2003 年;謝維揚、朱淵清主編:《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》第 132—136 頁,上海大學出版社 2004 年。

字古音相近,可以通用。秦駟玉版銘文有“有秦曾孫小子駟”之語,^{〔1〕}與鎛銘“有融曾孫邠公鞮父”文例相似,可以參考。此處的“曾孫”是指孫之子以下的統稱。

“惕懃大命”,周亞說義同毛公鼎“勳勤大命”、蔡侯尊“虔恭大命”;董珊將“懃”讀爲“勤”,並引《禮記·祭統》孔悝之鼎銘“勤大命”爲證。按周氏所說毛公鼎的“勳勤大命”亦見於四十三年逯鼎,“勳”字原文作從“爵”從“升”。此字舊有不同釋讀,除周氏釋讀爲“勳”外,還有高鴻縉據《書·盤庚上》“恪謹(勤)天命”釋讀爲“恪”。^{〔2〕}高氏的釋讀雖然不一定對,但是值得注意。按上古音“易”屬余母(喻母四等)陽部,“各”屬見母鐸部,古代見、余(喻母四等)二母字音有關,^{〔3〕}陽、鐸二部陽入對轉,頗疑“惕懃”應該讀爲“恪勤”。“懃”從“難”聲,據古文字字形,“難”從“堇”聲,“勤”也從“堇”聲,故二字可以通用。

《太玄·釋》:“次六,震于廷,喪其和貞。測曰,震于廷,和正俱亡也。”“廷”,司馬光《集注》本作“庭”。范望注:“貞,正也。”司馬光注:“夫德以柔中國,刑以威四夷。以德懷近則近和,以威懾遠則遠正。今用震於庭,失其所宜,故‘和正俱亡也’。”頗疑“正和朕身”之“正和”即“和正”的倒文,指自身而言,是端正和順的意思。

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《容成氏》36號有“湯乃專(溥)爲正乍”,^{〔4〕}以正(征)關市”之語,李零說“正乍”即“征籍”,是抽稅的意思。^{〔5〕}陳斯鵬贊同此說,並引《管子》中“正(征)籍”爲證。^{〔6〕}例如:《管子·輕重甲》:“請以令獻賀、出正(征)籍者必以金,金坐長而百倍。”又《輕重乙》:“故租籍者君之所宜得也,正(征)籍者君之所強求也。”此外,同書《國蓄》有“租籍者所以彊求也,租稅籍者所慮而請也”之語,豬飼彥博、洪頤煊、丁士涵據《輕重乙》文字,說《國蓄》的“稅籍”當作“正籍”,“正”同“征”。郭沫若贊同此說,說:“‘征籍’乃格外稅,臨時附加,爲上所強求於民者。稅籍乃正規稅(古所謂‘十一之稅’),早有準備,爲民所請納於上者。”^{〔7〕}我認爲鎛銘“乍正”即《容成氏》

〔1〕李家浩:《秦駟玉版銘文研究》,黃德寬主編: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第278、284—286頁,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。

〔2〕李孝定、周法高、張日昇:《金文詁林附錄》第1464—1465頁引,香港中文大學1977年。

〔3〕參看鍾明立:《出土文獻中部分喻四字讀如見組聲母反映了上古音的實際語音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六輯,第444—449頁,中華書局2006年。

〔4〕“專”讀爲“溥”,從陳劍《上博楚簡〈容成氏〉與古史傳說》意見,見陳氏:《戰國竹書論集》第73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。

〔5〕馬承源主編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》第128、278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。按《容成氏》“正乍”之“乍”,原文從“又”。

〔6〕陳斯鵬:《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》第49頁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。

〔7〕郭沫若:《管子集校》,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:《郭沫若全集·歷史編》第八卷,第33—34頁,人民出版社1985年。

“正乍”的倒文，應該讀爲“籍征”。

“以供朝于王所”是承“籍征朕寶”而言的，介詞“以”後省略了賓語代詞“之”，指代其前的“籍征朕寶”。在銅器銘裏，類似這種省略的情況很多。就拿周亞在談“共”讀爲“供”時所舉的例子楚王禽肯鼎銘文“作鑄鑄鼎，以共(供)歲嘗”來說，“以供歲嘗”即“以之供歲嘗”的省略說法。據文獻記載，諸侯國君朝周天子，要向周天子貢獻方物。“籍征朕寶”，說的當是邠公鞮父朝聘周王所貢獻的方物。《周禮·秋官·大行人》說九州之外之番國朝王，“各以其所貴寶爲摯”，可以參考。

《左傳》僖公二十八年《經》記有“公朝于王所”，杜預注用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義，謂當時周王在踐土，不在京師，故曰“王所”。其實“王所”的意思是說周王的處所，跟周王在外無關。鑄銘的“王所”當指周王處所所在地京師，位於今天河南省的洛陽。

“受賚吉金”之“賚”，周亞說讀爲“施”，是予、賜義，甚是。按古代授、受不分，授受之“授”也作“受”。疑“賚”前之“受”應該讀爲“授”。“授施”都是賜予的意思，當是同義連詞，猶敢簋“王蔑敢曆，使尹氏受(授)釐敵圭瓚、口貝五十朋”之“授釐”。〔1〕此句承前省略了主語“王”。

“作朕皇祖恭公、皇考惠公彝”之“彝”，當指彝器。兩周銅器銘文所說的彝器分爲“鬯彝”“宗彝”。據學者研究，“宗彝”指酒器，“鬯彝”指烹煮及盛食之器。〔2〕從鑄銘來看，是爲皇祖、皇考作的祭器，此“彝”當是“宗彝”，指酒器。在流散的邠公鞮父銅器中，還有一件鴨形容器。〔3〕此器是盛酒用的，大概屬於鑄銘所說的彝器中的一種。

周亞在討論銘文“型鑄龠鐘，敬監裸祀”時，曾引到邾公華鐘銘文“鑄其龠鐘，以卹其祭祀”和邾公鋤鐘銘文“作厥龠鐘，用敬卹盟祀”。這種用法的“卹”是敬的意思。〔4〕將“敬監裸祀”與“卹其祭祀”“敬卹盟祀”比較，不難看出“監”與“卹”相當，其義應該相同或相近。上古音“監”屬見母談部，“虔”屬群母元部。見、群二母都是喉音，可以相通。即以諧聲字爲例，如從見母“九”“居”得聲的“仇”“𡗗”等字屬群母，從群母“巨”“具”得聲的“柜”“俱”等字屬見母。談、元二部字音有關。黃侃《談添盍帖分四部說》

〔1〕《詩·大雅·江漢》“釐爾圭瓚”，毛傳：“釐，賜也。”參看廖序東：《金文中的同義並列複合詞》，《廖序東語言學論文集》第7頁，商務印書館2004年。

〔2〕陳夢家：《西周銅器斷代(三)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56年第1期，第67—73頁；《西周銅器斷代》第79—81頁，中華書局2004年。張政烺：《周厲王胡簋釋文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三輯，第110頁，中華書局1980年；《張政烺文集》第535頁，中華書局2004年。李家浩：《夫豢申鼎、自余鐘與卣子受鐘銘文研究》，黃德寬主編：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第31—32頁，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。

〔3〕董珊：《邠公鞮父二器簡釋》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出土文獻》第三輯，第162頁。

〔4〕參看楊懷源：《西周金文辭彙研究》第152頁，巴蜀書社2007年。

一文曾舉了一些談、元二部相通的例子，大家可以參看，^{〔1〕}我在這裏只舉跟“監”“虔”二字有關的例子。《說文》“監”字的古文作“𩇛”，宋保《諧聲補逸》說“𩇛”從“言”聲，^{〔2〕}可從。“言”屬元部。《大戴禮記·武王踐阼》：“席……後右端之銘曰：所監不遠，視邇所代。”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《武王踐阼》7號“監”作“諫”，^{〔3〕}“諫”屬元部。衛悼公的名字，《史記》的《六國年表》、《衛康叔世家》作“黔”，《呂氏春秋·慎小》作“黠”，高誘注和《左傳》哀公二十六年孔穎達疏引《衛康叔世家》亦作“黠”，《世本》作“虔”，^{〔4〕}“黔”屬侵部，“黠”屬談部。據此，頗疑“敬監”應該讀爲“敬虔”。《詩·商頌·殷武》毛傳：“虔，敬也。”瘝鐘：“今瘝夙夕虔敬卹厥尸事。”吳王光鑑：“往已（矣）叔姬，虔敬乃后，子孫勿忘。”“敬虔”即“虔敬”的倒文。

“永者是保”之“耆”，當從“古”得聲。“古”“段”二字古音相近，可以通用。例如《詩·大雅·旱麓》“遐不作人”，《潛夫論·德化》引“遐”作“胡”。頗疑此字應該讀爲“遐”，是久遠的意思。《詩·小雅·鴛鴦》“宜其遐福”，鄭玄箋：“遐，遠也。”朱熹注：“遐，遠也，久也。”

根據以上所說，銘文的脈絡十分清楚，它是以“以供朝于王所”爲中心展開的。“王正九月元日庚午”，說的是作器的時間；“余有融之曾孫邠公鞮父”，說的是作器者是祝融之後；“恪勤大命，保朕邦家，正和朕身”，說的是作器者朝王的原因；“籍征朕寶”，說的是朝王的納貢；“授施吉金”至“用祈壽考”，說的是朝王時所得的賞賜和用所得的賞賜吉金鑄作甬鐘和彝器，甬鐘用來“敬懷裸祀”，彝器用來“祈壽考”；“子之子，孫之孫，永遐是保”是套語，說的是後人要永遠保護此重器。

周亞、董珊都曾指出，鞮父之父“惠公”見於《左傳》莊公五年孔穎達疏引杜預《世族譜》，他是穆公之孫，穆公、恭公、惠公、鞮父爲祖孫四代。《左傳》襄公七年、昭公三年和十七年分別記有“小邾穆公來朝”。鎛銘不僅記有惠公之父恭公、之子鞮父，而且還記有鞮父“朝于王所”，彌補了文獻記載之不足，對於研究小邾的歷史，十分珍貴。

2013年9月中旬

（李家浩 安徽大學中文系；出土文獻與
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）

〔1〕《黃侃國學文集》第196—197頁，中華書局2006年。

〔2〕丁福保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第九冊，總頁第8316—8317頁，中華書局1988年。

〔3〕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》第21、157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。

〔4〕《史記·衛康叔世家》司馬貞《索隱》引。